



“佐为消失后，小光来到日本棋院查阅秀策的棋谱，看到上下左右，四面八方都照顾到的耳赤的一手。”

“爸爸，什么叫耳赤的一手？”

“一子落到盘上，对手的耳朵突然红了起来，这是惊自然之下，人体的自然反应，说明走出了妙手。”

身边的女儿已沉沉睡去。

每天晚上，老丁都会给女儿讲一段棋魂漫画当睡前故事。本意想培养孩子对围棋的兴趣，结果女儿无拘无束地爱上了漫画。

走出女儿的公主房，顺手关上了灯，老丁把从老李家拎回来的一摞棋书解开，一本本摊在地上，嗯，品相还不错。

下午到老李家串门，看到鞋柜旁边有一摞棋

书，用尼龙绳简陋地捆着。老李解释说：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学棋，谁还看棋书？放在家里占地方，等收废品的来带走。

老李和老丁是十多年的棋友，当年他们淘到本好书，会一起兴奋几个晚上。

耳赤的一手

天元宝宝

上。自AI出来后，两个老朋友对棋书的态度有了分歧：老丁一如既往地尊崇，老李觉得老丁的尊崇是因为好不容易读完了书，不想承认在生命中浪费了几个星期的事实。

“我就是那个收废品的。”

老丁在鞋柜上扔了五块钱，拎起书便走。

明天要到体育俱乐部和小朋友打擂台，老丁又把耳赤之局温习了一遍。他深信每一次打谱，都是一次凤凰涅槃的机会。

第二天，老丁穿上最挺括的西装，戴上最鲜艳的领带。他觉得这是必须的，尊重围棋，尊重对手。即便如此庄重的穿戴偶尔会带来麻烦：有一次他上棋馆被保安拦住，指了指门口的告示：谢绝推销。

体育俱乐部位于上海地标的南京西路，围棋棋训练室好像从南京路路的繁华中抽离了出来，显得格外安静。计时钟慢慢地旋转，把老丁的心也转慢了。进入中盘，他发现了一步好棋。

一个小时后，老丁认输了。局后复盘，徐进老师指出老丁就是从这一步“好棋”开始落后的。这手棋很虚伪，看着上下左右，四面八方都想照顾，其实什么都没走到，相当于停了手棋。

听到老师的点评，老丁的表情凝固了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觉得自己的耳根有点烫。

有围观的小朋友注意到了：看，叔叔的耳朵红了，这是耳赤的一手。

太阳慢慢从眼前滑落，傍晚刮起了风，风越刮越大，好像要把他耳赤一手的记忆刮个干干净净。回到家，老丁趴在电脑前开始爬格子。幼儿园刚放学的女儿凑了过来。

“爸爸，你在写作文吗？”

“是啊，棋魂快讲完了，爸爸写本续集。”

“爸爸你说佐为还会不会回来？”

“一定会的，在小光的名人就位仪式上，他们重逢了。不过时代在变化，小光告诉佐为：现在的棋手都用AI陪练，佐为提出和AI下一次升降棋。”

女儿粉嘟嘟的脸上掠过一丝担忧：“AI很厉害吧，佐为下得赢吗？”

窗外风在怒吼，老丁的答复不容置疑：“佐为赢了！他走出了耳赤的一手。”



12月初，我去观看了青年作家陈思安编剧的话剧《冒牌人生》，很有意思。故事由都市中三个人物的片段人生作为依托，巧妙地将他们的器官——手、乳房、心脏抽离了出来，扮演一个角色与人物进行对话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相声——《五官争功》。通过一个梦，四位演员扮演主人公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和鼻子，进行了“奇葩说”一般的争论。五官各有各的作用，然而，“谁的作用最大？”器官之间的竞争关系，是我们极少讨论的话题，这在当时应该是极新颖的。它抛出的潜在议题，即我们与身体的相处不那么適切时应该怎么办，当器官与器官之间的竞争发生了对立应该怎么办，身为主体的我们应当如何进行理性的调停，甚至作出必要的舍弃。这个问题到了2019年的年轻人这里，仿佛有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开拓。

《冒牌人生》中最出彩的桥段，是扮演“乳房”的男演员与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。女主人公因为身体认同的原因，想要切除“乳房”，这令“乳房”感到忧郁和沮丧，他苦苦挽留对方宛若被抛弃的恋人。他不断提醒女主人公在过往成长的岁月中，自己也曾经起到过“温暖”的作用，无奈女主人公尽管内心挣扎、恐惧、焦虑，却并无悔意。二十多年性别认同障碍的女主人公，甚至为即将抛弃的乳房准备了水晶棺材。这似乎在提醒我们，现代女性，尤其是年轻女性在认识自己的身体方面，有了新的探索。

“江国春风吹不起”一幅茶挂，我藏了多年，是日本大德寺紫野苑一休宗纯的书迹。“江国春风吹不起”出自南宋的圆悟克勤禅师所编辑的《碧岩录》：“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处”是两句为一解，言江南一带到了春天，因为春风太温煦，所以几乎无法明显感受得到，像东风不曾吹起，然那时鹧鸪的啼叫声已从花丛深处传来，形声闻而风似尚未吹起，其实春风早已又绿江南。“真理”原本就充斥于天地之间，然因为没有形态，所以眼睛看不见，但不代表不存在，故这两句禅语是要人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，才是领悟真理的不二法门。

这位“一休”，听起来是否很耳熟？没错，他就是动画片里“一休哥”的原型，只是卡通中的故事，部分照流民间的《一休咄》，然大多都是出自动画公司的原创。一休是日本南北朝时期北朝后小松天皇的儿子，当时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将军结束了六十多年的南北对峙，下令年小的一休在京都安国寺出

家，以免他有后代。一休出家初时训名“周建”，17岁投入西金寺谦翁门下，法名“宗纯”，谦翁示寂后，拜大德寺华叟宗崇为师，25岁时，华叟授予他“一休”的法号。一休曾自作和歌道出典故：“欲从色界返空界，姑且短暂作一休，暴雨倾盆由它下，狂风卷地任它吹。”

一休一生充满传奇，行为似离经叛道，但他以疯癫道出人间世相，成为禅林临济宗的一代高僧。他的茶道受到能乐和连歌的影响，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就是拜在他的门下。有一回一休问珠光对赵州和尚“吃茶去”的意见，珠光默然，正在那时另一和尚端茶过来，一休便一掌将珠光手中茶杯劈倒，珠光大惑不解。一休继而大喝一声：“喝了！”珠光始顿悟说：“柳绿花红。”从此珠光改变了喝茶的心境，“柳绿、花红”是自然真实的本象。

村田珠光后来觉得喝

冒牌人生

张怡微

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，从因为疾病被迫“离别乳房”，到因为认同主动“离别乳房”，背后有着二十多年来中国医学人类学崛起的印记。

2017年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经出版弗洛伦斯·威廉姆斯的《乳房：一段自然与非自然的历史》。作者长期关注环境、健康等主题，讨论了包括乳腺癌、母乳喂养、乳房X光摄影的副作用等话题，使得这一器官，不仅是围绕着男性凝视和消费主义的投射，而直接企及生死、企及人的本质、企及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自然历史（“正是这个器官让我们被定义为哺乳动物”）。作为一部科普著作，《乳房》最打动人部分或许在于，尊重我们作为“人”而获得的一生，和我们作为女性而获得的一生很可能是不一样的。虽然称不上是“冒牌”，但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欲望和认知，可能会撬动社会规训之下我们对于自己女性身份的形塑。故而，我们从隔岸观火地聆听五官争鸣，到带有女性视角与身体器官理性的离别，走过了三十年，有了一些重要的进步。《冒牌人生》实现了《乳房》中第十四章“乳房的未来”提出的可能性：乳房可以大声发言。我们如今可以自在地谈论乳房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探索工

业化学物质在污染我们的身体和乳房中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

然而，盲点依然很多，认知也受制于社交媒体的扁平化定义。通俗一点来说，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够自信的。不够自信的原因，一方面是视频时代大大提升了我们对于“美”的最低阈值，审美的标准是单一的，审美牺牲了环境与健康面向的深度考量。另一方面，从“可被消费的身体”来看，我们大部分普通人都是不合格的。有的人太胖有的人太瘦，有的人太矮有的人五官不对称。

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摄影师，我们有过两次合作，闲聊的时候他告诉我，很多人的脸和身体都不对称。我问他，那我呢？他就一直笑，然后说，你比上次瘦了。我们写作业时有个同学的妈妈是裁缝，她说起别人的身体更是毫不客气，谁肩有高低，谁腿有长短，这种识别是她的日常工作，非常熟练，毫不留情。还有一个会画画同学，很认真地提醒我，我的脸是正方形的。我一时很生气，虽然我也不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可气的，但转念一想，摄影师、裁缝、画家、医生……他们知道真相，他们知道真正的人类身体，不完美但是真实的我们，与其他人的分别，与自然世界的审美关系。反思自己的生活，往往是“戏剧”的。其实在世俗生活之外，还有更广大的世界，是我们经由对身体的认知获得的另一种人生。



不必留下名字

孙进



清早，我们一家三口匆匆赶上从伦敦开往剑桥的火车，因为购买的是特价没有座位的车票，车厢里已经没有了空位，只好倚靠在椅背处。火车开了半个多小时，正腰酸腿胀时，我们旁边座位上的一家三口主动和我们搭话，让出了一个座位让我们小憩一下，他们来自北京，带了一个十岁的女儿，比我们的孩子小两岁。

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，坐下后相互闲谈起来。到了剑桥，由于城区距离火车站还有三公里，于是他们提议一起拼车打个出租，我们六个人选了一部英伦经典的三排座对坐出租，让孩子体验一下。下车以后，开始游览国王学院，两个孩子慢慢地熟悉起来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给旅途增添了很多欢乐，拍照也方便了很多，不必再到处找人帮忙拍摄全家合影。到了康河附近，两个孩子在河两岸跑上跑下，好不热闹。中午我们选了一家日式快餐店一起吃饭，原本都有点挑食的两个孩子，都抢着吃。吃完一起去了数学桥和牛顿苹果树前合影，相约以后在理科方面要共同进步，气氛很是融洽。

四点多我们踏上了回程的火车，这时正是人流的低谷，整个车厢只有我们两家人和寥寥几个游客，两个孩子一会儿跑前跑后，一会儿唱歌讲故事，全无旅途的疲劳。

下车后，他们想再去逛牛津街，而我们则因为就住在火车站旁，想回去休息一下晚上再出去逛得晚一点，于是就婉言谢绝了，相互挥手告别。晚上睡觉前，翻看照相机里的照片，发现有好几张他们的照片，突然想起大家联系方式也没留，热火朝天了一天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

转念一想，留了又如何？大家在不同的城市，有不同的生活轨迹，以后也很难再相见。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一直在增加，可真正熟悉、了解、与生活有关的又有几人？人生也许就是如此，一路上，我们学习、成长、工作、生活、欢笑、哭泣，与无数人相逢，又与无数人告别，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符号，逐渐飘散在时间的长河中。相逢不如怀念，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相逢的时刻，让生活充满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

大海和天空的开阔襟怀。这时，我在九层甲板上望着临近的海岸，但见泛着蓝光的波浪微微涌动，黑白相间的海鸥在眼底下翩翩起舞，时时发出欢乐的叫声，那轻快的舞姿和叫声，真的会使人的心绪随之愉悦起来。

岸边一排排朴素的平房，以及平房后面的草地和庄稼的色彩已越来越清晰，远处低低的山丘更被晨晖映照得明暗有度，一缕缕霞光中的白云衬着远山和蓝天，犹如袅袅炊烟，悠悠然飘在天上人间。

海岸晨晖

李京南

生，好似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，回到了故地，又仿佛即将踏上一个陌生的旅游目的地，心中充满好奇和期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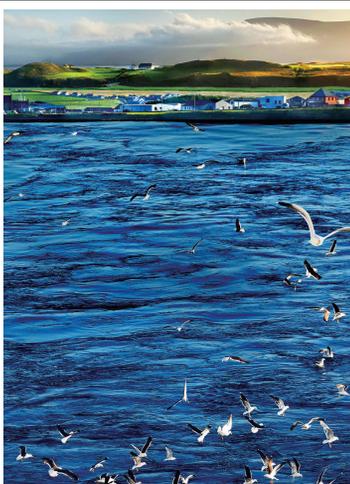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早晨，邮轮停泊在冰岛曼济斯菲厄泽小镇的渔船码头，旅客上岸由邮轮自备机动船分批接驳。

七夕会

这

时，我在九层甲板上望着临近的海岸，但见泛着蓝光的波浪微微涌动，黑白相间的海鸥在眼底下翩翩起舞，时时发出欢乐的叫声，那轻快的舞姿和叫声，真的会使人的心绪随之愉悦起来。

岸边一排排朴素的平房，以及平房后面的草地和庄稼的色彩已越来越清晰，远处低低的山丘更被晨晖映照得明暗有度，一缕缕霞光中的白云衬着远山和蓝天，犹如袅袅炊烟，悠悠然飘在天上人间。



摄影

傍晚，我们乘上歌诗达地中海号邮轮，这庞然大物承载着2680名游客和900名员工，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往冰岛，经停英国两海岛城市，为期两周。

邮轮通常傍晚起锚，夜间航行，次日早晨靠岸，游客登陆观光，有时也日夜兼程连续航行，于是游客便在邮轮上的剧院、舞厅、泳池、游戏厅等场所免费娱乐，或在酒吧吧打发时光，或在甲板上凝视大海茫茫、波涛翻涌，守望太阳在海平线上慢慢沉没或冉冉升起，感受

市川海老藏，在接受电影邀约后，有一则小故事，就是他认真地针对茶道、茶具实物、名迹及相关历史书籍作了长达一年的准备工作。其间他还购买了利休使用过且价值不菲的茶杓，力求身心内外最大限度与人物贴近，故他在电影中演活了茶圣——千利休。

茶杓是茶道具之一，对茶师而言就像武士的剑，是从茶人中把抹茶舀到茶碗中用，通常长不过19厘米，有竹、木、牙、银等不同材质，源自于中国唐、宋时的药匙。千利休亲劈制的茶杓特征“中节”，即在“露”与“切止”之间留有竹节，作本榫，榫是指竹节上的自然凹槽，且在竹节上有两个明显的环，细环在下，做的茶杓称为顺榫。

千利休以“和、敬、清、寂”为茶道的根本。“和”是调和，能去除人内心的贪欲、瞋恚和愚痴。当心中平和，一心不乱，谦敬之心便生，敬人爱物，人心因为不起偏颇，所以心灵坦荡澄明，如处于一个寂静的空间，不受外界干扰，这就称为禅心，也就是茶道的心。

曾有人问千利休茶道的奥妙究竟在哪里，他回答：“就像夏天时，使人觉得凉爽；冬天时，使人觉得温暖；用木炭烧开水，可使茶变得更加好喝，这就是茶道奥妙的所在。”

公交车前门上车，靠车门有一单人座，我欲坐，见旁有一位白发老太，我赶紧让她坐。她说：“你比我老，你坐，我只有站一路。”到，其下，我坐着，她朝我一笑。此时，又有一位干瘦的老太上车，有点站不稳，我赶紧站起来，怕她不上，就说我只有站一路，你坐。她摇摇头说：“我坐不下，站不起，谢谢，你坐。”又是一站路，她下车，紧握扶手，脚有点颤抖。我立即起身搀她一把，她连声谢谢说：“快去坐好，你也不年轻，自己也要当心。”一站路虽短，却浓缩着互相让座的发自内心的情意。几位自顾不暇的老人，还能自然相互照顾，显现人性的善美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的文明程度。不过此事若发生在年轻人身上，那可更好啊！

姚骨隆